
民國叢書

第一編
· 62 ·
文學類

詞曲史
宋詞通論

王 易編
薛礪若著

上海書店

詞

王

曲

易編

史

詞曲史序

漢書藝文志詩賦略，賦家分隸屈原、陸賈、荀卿，並雜賦爲四。屈主抒情，陸主說辭，荀主效物，雜則諧謔之屬也。歌詩則次吳、楚、燕、代、邯鄲等以當風，次漢興兵所誅滅，出行巡狩等以當雅，次宗廟送迎靈頌以當頌。其李夫人、幸貴人、中山孺子妾、未央才人、黃門倡等，則劇本之類也。周秦等則前代樂章也。謠歌、詩、聲曲、折等，則歌聲譜式也。劉略、班志實開文章派別之先聲，亦卽談藝家所自昉。法言、論衡、片辭居要。至魏文典論，肇著專篇。自後作者如文章流別論、文章緣起、實詳體制、詩品、翰林論、文賦、品藻、利病、多甘苦之言。劉勰文心雕龍，實實課虛，網羅前世，截斷衆流，歎觀止矣！楚辭、百官箴、七林、連珠集、玉臺新詠集、義專論品，總集斯興。至昭明太子文選，屹然爲藝海大宗。爰逮唐宋，體製漸歧，各明一義。徵文攷獻，論世知人，則有唐文粹、宋文鑑、南宋文範、金文雅、元文類、明文衡、歷朝文紀、古詩紀、全唐詩、全五代詩、宋詩鈔、宋百家詩存、全金詩、元詩

選明詩綜，列朝詩集，全唐文紀事，歷朝詩紀事，廣陵詩事，感舊集，篋衍集，湖海文傳，詩傳，詩人徵略，琬琰集，碑傳集之屬，託體獨尊，文也，而史寓焉。析體製，則文章襟喉，文章辨體，文體明辨等尙焉。談義法，則修辭鑑衡，四六法海，瀛奎律髓，唐詩鼓吹，古文緒論，唐音，唐詩品彙，藝苑卮言，談藝錄，說詩晬語等備焉。明派別，則有江西詩社宗派圖錄，標句法，則有主客圖，講聲調，則有談龍錄，聲調三譜。泊夫析賞攷證，鉅細兼賅，則有諸家詩話，四六話，四六談塵，賦話，讀賦卮言，漁隱叢話，詩人玉屑，丹鉛總錄，詩薈，然燈紀聞之屬，蘊蘊乎！彬彬乎！八音繁會，五采相宣已。然求其實，今古窮源委，析利害，究正變，足與文心雕龍媲美者，史家惟有史通而已。詩文大國，既如此矣。詞曲導源既晚，託體甚卑，論蓋尤尠。如中州樂府，歷朝詞綜，昭代詞選，詞林紀事，本事詞，篋中詞之屬，則以徵文攷獻論世知人爲歸，而樂府補題，社稿也，元草堂詩餘，總集也，黍離麥秀之哀，寓焉。如遏雲，家宴，尊前，花間，蘭畹，金匳諸集，草堂詩餘，則以嚶唱爲宗，問明宮調，如樂府雅詞，陽春白雪，花庵絕妙詞選，絕妙好詞，花草粹編等，則專示準繩，或蒐遺佚，如荆溪

詞，衆香集，宮闈詞，閩詞鈔，西泠詞萃，湖州詞徵，甬上近體樂府，常州詞錄，浙西六家詞，明湖四客詞，閩秀詞彙刊之屬，或斷代，或限地，或限人，間闡宗風。專詠一物，則有梅苑，梅詞，萍聚詞；專用一調，則有龜峯詞，百萼紅詞，聚紅詞，友聲集，碧瀛詞；析源流，則有教坊記，樂府雜錄，碧雞漫志；正宮律，示義法，則有詞源，樂府指迷；作詞五要；析派別，則有詞辨，宋四家詞選；標句法，則有詞旨；訂聲律，則有圈法，美成詞；而後來諸家圖譜，欽定詞曲譜，由此出焉。萬氏詞律，擅廓清復古之功；天籟軒詞譜，獨標雅正；謝氏碎金詞譜，旁注工尺，取自九宮南詞；意昉白石歌曲，施之絃管，尙隔一塵。論音韻，則有葉斐軒詞林韻釋，學宋齋，榕園，沈毛，仲各家詞韻，尙屬椎輪；而謝氏碎金詞韻，依黃公紹韻會舉要，備注五音清濁，戈氏詞林正韻，晚翠軒詞韻，一依集韻，一依佩文韻，折衷古今，足何據依；葉斐軒雖最稱古本，實同曲韻，非詞家所適用。下逮諸家詞話，詞品，詞統，詞筌，詞衷，詞塵，詞苑叢談之屬，鉅細兼明，凡詩文家所有箸述，詞苑咸備焉。論曲之書，不逮詞家之繁，實較詞家爲密。如太和正音譜，南九宮譜，北詞廣正譜，金元十五調，骷髏格，南

音三續，嘯餘譜，南詞定律，欽定九宮大成譜等，則圖譜之屬也；如中原音韻，中州音韻，洪武正韻等，則音韻之屬也；如碧雞漫志，武林舊事，夢梁錄，輟耕錄，野獲編等，不專論曲，而沿革具焉。鍾氏錄鬼簿，爲元曲箸錄專書；臧氏元曲選，爲劇曲總匯；楊氏太平樂府，陽春白雪，則散曲存焉。而黃氏曲海，王氏曲目，爲曲家別開目錄一途。他如涵虛子曲論，詞品，丹丘先生論曲，王氏魏氏曲律，沈氏衡曲塵談，顧曲雜言，度曲須知，徐氏南詞敘錄，呂氏曲品，高氏新傳奇品，梁氏李氏曲話，焦氏劇說，徐氏樂府傳聲，則雜論南北曲之聲韻義法作家。盛明雜劇三編，汲古閣刊六十種曲，墨憨齋傳奇定本，則南曲總匯；雍熙樂府，又爲北曲南曲之總匯；綴白裘則雜選南北曲，允推鉅編也。綜覽吾國二千年來談藝之作，大概如右所舉。其能以科學之成規，本史家之觀察具系統，明分數，整齊而剖解之，牢籠萬有，兼師衆長，爲精密之研究，忠實之討論，平正之判斷，俾學者讀此一編，靡不宣究，爲談藝家別開生面者，闕無聞焉。南昌王子簡盒，十年來倚聲擊友也。去年教授心遠大學，撰詞曲史一編，用作教程。蓋感於廢學新潮，羣言淆亂，深

愍晚學無所折衷，將以祈嚮國學之光，大牖啓來者，導之優美高尚純潔要眇之域焉。蓋詞曲之爲體，忠厚惻怛，閎約深美，史公所謂隱約以遂志者，有惻隱古詩之義，足以移人性靈，愉人魂魄，冀得匡拂末流，涵濡德性，而反之於詩教也。方南昌亂亟，吾二人者，皆閉門論箸，數有切磋，媿少弘益。今將遠別，督序於余，特歷舉吾國古來談藝之著述，品論揚摧，俾讀者知此編位置所在云爾。丁卯六月威遠周岸登。

詞曲史例言

文學全史，體大緒繁。詞曲一隅，範圍固隘；然與樂府同源殊體。是編尙論樂府流變，冀探其源；詳述詞曲演化，務明其體。

史家體例，本重敘述，間入議論。左馬已先。是篇敘述往跡，時參目論。篇首引端，義同序贊。

篇章之區，各以時代篇題渾括，用攝其綱；章題顯明，以張其目。詞盛於宋，曲盛於元。敘詞詳宋，敘曲詳元。明曲勝詞，曲詳詞略；清詞勝曲，曲略詞詳。

體製爲本，不厭求詳；作者爲跡，未免於略。詞體簡約，例可繫人；曲篇繁重，例惟示始。

史稱載筆，文敘爲宜；文所難明，佐以表列。避檔冊之瑣屑，蘄覽誦之清通。

稱引前說，或者或略。語待折衷，則標所自出；事無歧隱，則視若公言。直舉所知，無意掠美。

句讀符識，習見近籍，從俗援用，以利後生。

載籍無涯，聞見有限。取裁率爾，無漏爲艱。補闕訂謬，有待賢哲。

詞曲史目次

導言.....一

明義第一.....九

(一)詞之意義.....九

(二)曲之意義.....一四

(三)詞曲之界.....一八

溯源第二.....二一

(一)漢魏樂府.....二六

(二)南北朝樂府.....三〇

(三)隋唐樂府.....三七

具體第三.....四三

(一)唐代詞體之成立.....四三

(一) 唐五代諸詞家·····	七七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衍流第四·····	一〇一
-----------	-----

(一) 宋初樂曲之概況·····	一〇一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二) 北宋慢詞之漸興·····	一〇九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三) 南宋詞之極盛·····	一二四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四) 兩宋詞流類紀·····	一三一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析派第五·····	一六一
-----------	-----

(一) 北宋諸詞家·····	一六二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二) 南宋諸詞家·····	一九一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三) 金諸詞家·····	二二三
---------------	-----

構律第六·····	二三三
-----------	-----

(一) 調譜·····	二三五
-------------	-----

(二) 韻協·····	二七一
-------------	-----

(三)四聲……………二八四

(四)五音……………二八七

啓變第七……………二九三

(一)由詞入曲之初期……………二九四

(二)宋金戲曲之蕃衍……………三一四

(三)元代戲劇之完成……………三二二

(四)元曲本及其作家……………三三三

(五)元諸詞家……………三七九

入病第八……………四〇一

(一)明代詞學及其作家……………四〇二

(二)明代曲學……………四二二

(三)明曲本及其作家……………四三〇

振衰第九……………四四三

詞曲史

四

(一)清代詞學之振興·····	四四四
(二)清諸詞家·····	四六〇
(三)清代戲曲之盛衰·····	四九三
測運第十·····	五一五
(一)詞曲之現狀·····	五一六
(二)詞曲之前途·····	五二四
後序·····	五三〇

詞曲史

南昌王 易曉湘述

導言

東西諸國，文化各殊，溯其淵源，每由民族質性之有偏，居處環境之互異，用是演進，各展所長，經時既遙，遂歧趨尙。西方種牒國密，待競而存，生生所資，無敢暇逸，理智所注，科學興焉；中華地大物博，閉關自足，歷歲數千，同文一貫，情感所凝，文學尙焉。夫文學公物也，亦文化之果也，有文化者，卽有文學，寧獨中國？雖然，事有偏勝，物有特徵。文學者，中國所偏勝，而數千年所遺之特徵也。西國未嘗無文學，而歷世未若中國之久，修養未若中國之深，好之者未若中國之多，且專，此無可遜也。然則吾人姑謂中國文學，甲於坤輿，殆非過矣！

雖然，國人之瘡於文學也，亦甚矣！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迄於清，舉凡文士才人所畢生萃精力而爲之者，何莫非文學哉？其爲類也，有散，有駢，有韻律，其爲體也，有文，

有賦，有詩詞歌曲。任舉一端，皆足耗其人半生心血以求一當。則妨生事，阻普化，非文學之本意也。然而業無倖成，功無虛牝，力之所及，效則致焉。苟時方喪亂，尙申商之法，右孫吳之謀，用蘇張之策，抑文黜學，驅民以歸於慘澹苟營之塗，斯已矣；如其不然，欲養和平康樂之風，存溫柔敦厚之教，使心聲所播，文采所敷，濡染瀾漫，蔚成國華，則藝不厭精，心無求暇。蓋文章政事，分道揚鑣，縱未兼長，無妨並進。使持功利之見，雜諸性情之間，行見顧忌遷就，無有已時，而支絀墮落，可立待矣。故惡高美之文學者，不必言文學，揭簡易以爲倡者，不足言文學。

所謂文學之優劣，果以何爲標準乎？徵諸中西論文者之語，可以觀矣。西方之論文，恆以讀者之賞鑒爲準，其重在外緣；中國之論文，則以文章之本質爲準，其重在內美。波斯奈謂『文學志在取悅於大多數人』；而杜甫乃云『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』。赫德森謂『文學論情述理，對大多數人類生興趣』；而昭明太子乃云『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』。梁元帝更云『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脣吻道會，情靈搖蕩』。察

其所揭之職，則其內外輕重之不同明矣。故中國文學，惟務充內美，而不計外緣，其得在高超而失在不普；西方文學，務容悅當時，趨附風尚，其利在廣被而弊在委隨。此亦中西人性之殊，而文學根本之歧點也。

文章之內美，約四端焉：曰理境也，情趣也，此美之託於神者也；曰格律也，聲調也，此美之託於形者也。託於神者，爲一切文體所同需，託於形者，則詩歌詞曲所特重也。理境高矣，情趣豐矣，無格律聲調以調節而佐達之，猶鳥獸之不被羽毛也，猶人體之不著冠服也，猶舞無容而樂無節也。雖自矜其精神之美，何濟焉？詩序云：『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』沈約云：『欲使宮羽相變，低昂舛節，若前有浮聲，則後須切響。一簡之內，音韻盡殊；兩句之中，輕重悉異。妙達此旨，始可言文。』則格律聲調之重，昔人固論之周已。

昔季札觀樂，聞聲而識其國風。詩三百篇，大率可被之絃管。故班固云：『誦其言，謂之詩，詠其聲，謂之歌。』夫聲不諧，則樂不叶，欲詠其聲，何由乎？故詩歌之與格律聲

調源固並也。漢魏樂府置協律之官，隋唐登歌傳坐立之伎，樂日盛矣。然太白清平調，香山楊柳枝，本屬絕詩，却開詞脈。自時厥後，詩樂並興，詞則應運而生，匯流而大。於是格律聲調，尤重於詩歌矣。

或曰：詞曲之事，亦僅於抒情而已，乃至侔色揣稱，刻羽引商，詞調數百，曲體千餘，得無有玩物喪志之患乎？曰：人心情態，何啻萬千！聲本乎情，自然殊致。如其摯情流露，正賴聲律以成，抑揚動靜，剛柔燥溼之觀，譬之五服六章，縱異布絮之功，能資輔獻之美，苟非墨翟之非樂貴儉，孰能拒而斥之哉！自唐以降，作者千數，豈盡愚蒙？何以不憚煩勞，行茲艱阻，豈不以寶藏所存，糜軀無惜，不爲其易者，正欲達其深耳！

或又曰：抒情之道，豈必詞曲哉？方今歐化東漸，新潮日長，創無韻之詩，行自然之體，未嘗不足以抒情。居今日而盛談格律最嚴，聲調最複之詞曲，得無貽章甫適越之誚乎？曰：人不能樂，不害其爲人；士不能吟，無傷其爲士。聾者無以與夫鐘鼓之聲，然遂欲鑠絕竿瑟，塞瞽曠之耳，而自蓋其不聰，不可也。文學者，學之專門者也；詞曲者，又文